见面

陈丽斌

在矿区生活,最便捷的就是联系。一个电话,不超过半小时,就能见面。隔着汾河的矿区与工人村之间,有一座桥。奔流的汾河之水加之这座桥记录了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每日忙碌的步伐。

我们聚在一起见面是在一个偏僻的餐馆。接到电话,是在下午五点左右,朋友刚下班,好久没见就想坐一起聊聊。夜色渐暗,我们的内心饱含着情感。不由地感叹说居住矿区其实也挺好,你看一个电话,大家都聚在了一起。所有情感都化为碰杯后小呷一口的酒水里,所有烦恼刹那间也减少了几分。

我们与岁月之间,隔着一条银河,但是却架起了一座桥。他说:“这段时间家中琐事缠身,这个月又上不够队组规定的天数,但回到老家却回忆起许多童年趣事,好像就在眼前。”酒过三巡,打开性情,说出的话就有了盐味与甜味。扯下平日的面具,露出了孩童般的纯真。

“要不是因为咱们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我早就离开这里了。”他语重心长的说。年长我二十几岁的人,和我不停吐露他的心声。想想也是在矿区里生活了一辈子。这里有自己的青春,爱情,事业。哪能说走就走。“年轻时,我们觉得在哪里都是家,后来才发现种下情感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人这一生,活得也就是一个“情”字。往大处说家国情怀,往小处说就是平淡的日子。”他说着一种感情也涌上了心头。或许正式这种浓郁的烟火气息,才是将人们捆绑束缚的丝线。在如今快节奏的时代,在微信上聊一万句,都不如见面后的一杯酒,一盏茶,一个笑容……

夜幕降临,我们坐在一家偏僻的小馆里,相互述说着,相互鼓励着。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们整日抱着手机,刷着短视频,忽略了与年迈的父母,围炉承欢;与朋友们见面长谈;去感恩他人,用心回馈;与老同学一起,享受业余爱好……

“情”字看似简单但是我感觉唯有关联才能生出。记得有一次出门准备步行去取快递,同事却一定要送我,路上我说:“不用,这太麻烦了。”他说:“这有什么麻烦的,一脚油的事,人与人之间就是麻烦出感情的,说不定哪天我也会麻烦你。”

隔着汾河的工人村与矿区之间,开车不到五分钟的距离,我们听见了汾河边的风吹来的音符,跳跃着,弹奏出一曲生活的大调。此刻西曲文友发来信息:“惯例晚上的学习,请调整好时间,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学习中。”我回复:“学习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他说:“三五好友,每周相聚一次,交流思想,生之有幸。”因为只有见面才可以触摸到情感的温度,因为只有见面才可以看见相互的笑颜,因为只有见面才可以了解彼此的状态,因为只有见面才可以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文友最后以一句“越学习越通透,越学习越同频”结束了聊天,整个矿区的烟火闪烁,盛装着人间深厚的情感。让我们不能放下的,并不是哪个地方有多好,而是有与自己在一起的人。

爱上一座城,因为城里的一个人。这是狭义的。应该这样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的一群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偏僻还是富饶,一个地方生活久了,那里便会写满我们的欢声笑语以及与深夜哭泣,让我们感受着世间最宝贵的人情与世故。

活在这片土地上,哪里的菜品好吃,谁家的孩子结婚,升职加薪,每年挣多少钱,谁在忙什么,都在彼此的视线中。有时会好久都不联系,各忙各的事。但凡是谁家有点事儿,大家都会放下手中的活儿,赶过去帮忙。人与人之间的情分,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加深。一个电话,我们从矿区到工人村,聚在了一起,共同品味人间的情感,也共同感受人间的真情与厚意。

回来的路上,借着灯光看着汾河之水一直向南奔流。我仿佛看见了桥下河流正永不停歇地记载着我们的过往与现在,向着明天而去……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桃花

王 钢

昨夜花房紧锁
今晨花苞绽放
花瓣舒展粉红
花蕊芬芳金黄
簇簇拥拥
快乐得像群小姑娘
娇艳的容
淡淡的香
醉了心扉
美了春光

(作者单位:太原选煤厂)

在雨后的清晨

(外一首)

潘洪科

一场新雨后
那个晨练的女人
没有出现在 这个路口
这一场疫情,在刚解封的这个清晨
被封冻成 家中的花儿
留在了这个记忆中四月的路口
雨下过后,地上很湿
清新的空气中 春与草香的气息
已在孕育 丁香花弥漫的路上
苜蓿在山间,可着劲儿地生长
采苜蓿上山的人 在赶来的路上
在这个雨后的清晨……

春天的愁绪

那些早开的花朵
是春天的序跋
在春天的风里,吹过 桃花红
杏花白写成的诗语
把太多的抑郁,在细雨中
写满四季
春天的雨 那么珍贵和抒情
变成了丁香的愁绪
在染色的宣纸上
写满深深的无助的叹息和愁绪
在今日……

(作者单位:文联)

家庭

徜徉

孙国华(退休)

修灯

李倩倩

小王今年事业有成,上级对他很赏识,于是破格提拔他为物业经理。

虽然官不大,单位人不多,可物业经理是份既费事又麻烦的差事,小王为人正派,从不掺杂是非,埋头搞业务,终有成就,于是被上级领导看好,走马上任了。

小王上任后,单位也起了一阵波澜:凭什么他可以越过党员干部,坐上第一把交椅?但是小王办事稳健,不厚此薄彼,把工作搞得风声水起,这让搬弄是非者一时间也找不到新茬,只好暂时作罢。

小王在四层住着,是由旧办公楼改造成的宿舍,条件不好,宿舍外的路灯也经常不亮。小王原来是个工人,晚上下班回家后也很少外出,他觉得有没有路灯并无大碍。可自从当上了领导,有人就对他说:“路灯坏了,每晚进出很不方便,你怎么不修呀?你自己还是物业经理呢,修盏灯还不是小事一桩。”小王总是随口答道:“习惯了,晚上自己事不多,而且现在手机上都有手电筒,没有路灯也不碍事。”但不久就有闲话传出:路灯坏了不修,不就是为方便趁黑收礼吗?小王就像当头挨了一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没有维修路灯还有这层深意。

自从当上领导后,小王的访客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有领导找他研究工作,有下属找他汇报工作,还有朋友来串门。虽然也不乏有人上门送礼,但都被小王婉拒了。可即便如此,外人竟还是如此看待自己,这让小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于是,为了避嫌,小王立刻安排电工维修了路灯,并特意嘱咐换上最大功率的灯泡。小王心想,这下该安静了吧。

好景不长,有一天小王走进办公室时,听到里面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正在议论:“领导就是有特殊待遇,连屋前的灯都这么亮堂。”“估计是怕送礼的人摸错了门。”……

小王听罢,内心虽忿忿不平,但一回到家还是三下五除二把路灯拆了。入夜后,宿舍外漆黑一片,小王终于睡了个踏踏实实的好觉。可第二天,局里的纪委书记来找他谈话。

“你家门口路灯维修了?”书记问。

小王说:“修了又拆了,怎么了?”

“为何拆呢?有人举报说你怕送礼的人摸错门。”书记追问道。

小王也顾不上斯文了,大声地骂了句脏话。书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事我会查清楚,你也不必有包袱。”

小王愣了好久,然后一个电话打到维修组,找来电工重新走线安灯,并在黑板上写了一则通告——维修路灯是为了照明,拆下路灯是为了洁身自好,拆了又安,以鸣不平。再搬弄是非者,另寻他因。

从此,单位太平。

(作者单位:斜沟矿)

地址:西山工人文化宫 印刷: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5000份 电话:编辑部 6215713 记者部 6213964 一版责编:张 衢